

大卫的母亲

〔荷兰〕伊福娜·克尔丝 著

林丽萍 译 王福曾 校



大卫的母亲

(荷兰) 伊福娜·克尔丝 著
林丽萍 译 王福曾 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1 - 0624 号

Yvonne Keuls

The Mother of David's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MBO, Baarn The Netherlands

本书出版得到了荷兰文学出版和翻译基金会的资助

(Nederlands Literair Produktie - en Vertalingenfonds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卫的母亲/(荷兰)伊福娜·克尔丝著;林丽萍译. 王福曾校 -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1. 7

ISBN 7-02-003469-1

I. 大… II. ①克…②林…③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荷兰 - 现代
IV. 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7846 号

责任编辑:刘引梅

责任校对:刘引梅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大卫的母亲

Dawei De Mugin

[荷兰]伊福娜·克尔丝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9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
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

ISBN 7-02-003469-1/I. 2636

定价 12.80 元

第一章

大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与西蒙结婚才两个月，当时住在娘家。洗澡间就是我做饭的地方，而睡觉，我们一家三口挤在我儿时的睡房里。关于这段时光的回忆，说起来总有点朦胧，只记得大卫没完没了地哭。我们把小宝宝放在两人中间睡，他还是照哭不误。我们抱着他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转悠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哭。保健所的一位护士小姐来看过，我妈妈又请来两位医生，还约来过一位儿科大夫。末了，只好送大卫去医院做检查。但是，一切正常，过了两个星期，抱回家来的照旧是那个夜哭郎。

西蒙那时在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读书，白天在学校里，晚上回家就忙着温习功课。西蒙的父母和我妈妈都接济我们的生活，他们觉得西蒙处境不佳时，就会出面干预。这样西蒙又得回到他父母家去躲清闲，留下我在我妈妈家带着不停哭闹的大卫。只要我抱大卫去遛弯，他就变得又可爱又乖。但是，只要我一停步，他马上又不要命地哭。为此，我就像拴在童车上的发动机，每天要转悠三四个钟头。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才能见上西蒙一面。那时，他疲乏至极，我也让大卫闹得焦躁不安。渐渐地我不大关心西蒙的学业，而他则越来越少地过问大卫的情况。偶尔小宝宝安静下来，我们就抽空赶紧做爱，可总担心，说不定

马上就会哭声大作。慢慢地我就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,现在看来,可以说“打心眼儿里怨”。我怨西蒙,因为他不想让我和小孩搅扰他的生活。怨西蒙的父母,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儿子的学业。怨我母亲,因为她把小孩的哭归罪于我,再者,怨这小东西。

一天早上,我给大卫洗澡时,突然浮出了一个念头,直到现在它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我左手托着大卫的小脑袋,下面是水盆,心想:只要往下一放,他就一定小命呜呼。我被这个念头吓坏了,结果我真的失了手,小脑袋滑到水里,刹那间,我呆若木鸡,看着大卫做求生的挣扎。后来,我慌了手脚从水里把他捞了出来,紧紧贴在我的怀里。听到我的叫声,妈妈赶过来,从我怀里接过大卫,利利索索地把一切收拾停当。我木然看着她。时至今日,我恍若还记得那个慢镜头:她抓住大卫两只小脚,让他头朝下。再拍打他的小屁股和后背,好让他把水吐出来。然后,她把他肚子朝下放在毛巾上,再用毛巾给他浑身上下擦,使他暖和过来。大卫仍然在水里挣扎,小手和小脚使劲地蹬。我妈妈将他包进小毯子里,紧紧抱着他,手托着他的小脑袋,就这样在房间里来回走动。

“安静些,我的宝贝,安静些,”她说,“他们这都干了些什
么。”

每次,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,我都看到大卫的小脑袋。这小脑袋靠近我,再离开我,可我竟无力向他伸出我的手。

“去给他找衣服来,”母亲说,“他现在安静一些了,我要给他穿衣服。去灌一个热水袋来。别这么傻站着,好像不是你的孩子似的。”

我还是一动不动,母亲推了一下我的手臂。

“别傻站着,”她又说一遍。我终于猛醒过来,深吸了一口

气，好像憋了很长时间，才重新吸了一口气。我扭转身，朝洗澡间跑去，烧水灌热水袋。

那天下午，妈妈塞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。

“我看该给他打个电话了，”她说。我完全知道她指的是谁。此人是我妈妈常去请教的催眠疗法医生兼占星师。不过我向他讨教，是后来的事了。

那是大卫快一岁的时候。西蒙开始了实习，搬来同我们一起住。他做了一块板，放在浴缸上，到了晚上我们就把大卫的小床放在板上。但大卫硬是不睡。我们把他包裹好，他躺在床上，一连好几小时声嘶力竭地哭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我们俩就对着吵，接着还跟妈妈吵，因为实在想不出辙来对付他。西蒙请来的家庭医生只能耸耸肩，说：

“无能为力，不过，这种小孩还真有。”

应我们的请求，有个儿科医生再次给大卫做了检查，结论是孩子没有任何病。

“小东西总有一天会变好的，”他断言。

但是，我和西蒙等不及那一天，就开始想办法。我们发现大卫能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入睡。所以，晚饭后，就是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我们也要给他穿暖了，带着他转悠，直到他睡着了，我们再轻轻把他抱出他的小座椅，不给他脱衣服就放到床上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刚把他从自行车上抱下来，他就醒了。

此时，无论是我还是西蒙都已困乏至极，我真是觉得走投无路了。于是就忙着找妈妈给我的那张小纸条，万般无奈之际，拨通了电话。就在大卫的嚎啕声中，占星师静静听了我的诉说。

“您要我现在就上您那儿去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噢，太好啦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”我说。

半小时后，占星师独自来到浴室，坐在大卫的小床边。我和

西蒙六神无主，蜷缩在走廊里。侧耳细听，也许哭声能停息下来？可惜没有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占星师走了出来，双手拥着我们肩膀，拉着我们进了房间。

“请坐，”他说，“我要跟你们说个奥秘。大卫在前世里，还是个幼儿的时候，死于轰炸之中。他受的惊吓太重，恐怕要好长时间才能平复。我们切不可阻止他度过此劫数，我们也办不到，这点你们已经有体会了。我们无法理解他，因为他对于死的恐惧横亘在我们之间。”

我和西蒙哑然。我凭直觉认为，他说的这番话有几分道理，但西蒙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。

“您要我相信这一套吗？”西蒙问。

占星师摇摇头。

“我说这话是要明明白白告诉您，我何以无法帮助这孩子，说得更确切点，我无能为力。当然我可以使他稍许安静下来，可是，我现在驱走他的恐惧，过后恐惧感还会向他袭来。我已经告诉您了，他正经历此劫，您可以给他爱和安慰，但您不能让他逃脱劫数。”

西蒙送他下楼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走进浴室，从床上抱起啼哭不止的孩子，紧紧搂在怀里：

“你为什么如此惊恐，有妈妈在，我会安抚你，爱你……”

大卫刚三岁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叫朱丽叶。在产院，她的摇床就紧贴着我的床，一整天我都提心吊胆地竖着耳朵听：又要哭声大作了吧。到了夜里，送她去婴儿室，早上，每当她回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总要仔细端详一番她的小脸蛋。因为我根本就不信护士的答话：“是，她很乖的。”

可朱丽叶确乎是个性情安详的小丫头。回到家里的头一

夜，她一觉睡到天亮，一回也没醒。那时，我们已经搬到旧区，住一套四居室的寓所。西蒙请了假，来帮我度过开头这些日子。他毕了业，已经在一家技术公司干了一年。当年他二十五岁，我二十三岁。再添了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又有了新房子，我们这才蓦然醒悟，噢，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

大卫不再哭了，可又添了新毛病。常常是稍不顺心，他就毫无缘由地大发脾气，倒在地上歇斯底里大发作，撒泼打滚。他手里的玩具要么伤他自己，要么就打别人，或者弄毁他身边所有的东西。惟有我妈妈最有办法，能把他哄得服服帖帖，别的人都让他惹烦了，我和西蒙也很快对他失去了耐心。大卫耗费了我们很多精力，弄得小朱丽叶出生后头一年，就被冷落在一边。到大卫上了幼儿园，我才得到了解脱。大清早把他送到幼儿园，我像一阵轻风自由自在地奔回家，盼望着带朱丽叶共同享受在一起的快乐。我真的不愿意承认，大卫的午间休息是一种打扰。

吵架时第一个吼叫的是西蒙：

“你懂不懂？这孩子把咱们的生活统统都给毁了！什么地方我们都没法带他去，连商店都不成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霸王，我怕他，怕他说不定又会闹出别的什么恶作剧。他真把我弄得神经错乱了，这小鬼头！”

“可他真是可怜的孩子！”我也嚷了起来。

“很可能是这样，但我已忍无可忍，我已经麻木不仁了，我看不出这孩子有什么可怜的。”

“要找个人来帮帮我们。”

“还不是老一套，说他一切正常。”

“不，要找一个能看透他的人。”

“一定是你妈说的那个术士，还有他那个轰炸的故事，最后‘无能为力’。”

“不，找别人，其他人，肯定有高人。”

“比如说，是谁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，可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我去找人……”

我找到了亨丽艾塔，一个儿童心理学家。她毕业后去美国工作了六年，在一家特殊儿童心理教育中心任过职。此番回荷兰是为了探望父母亲，打算在家呆上个把月，但是，由于父亲突然去世，她就多住了些时日，顺便打算到各亲戚家看望一下。因此，她来到了我母亲家，通过母亲也就结识了我们。我得承认亨丽艾塔从未向我喋喋不休，炫耀她的医学知识。有好几个下午，她像一个好朋友一样，来我家帮着做些家务，逗孩子们玩，到了晚上就跟我和西蒙促膝长谈。而当大卫去上学，朱丽叶睡熟了，我单独面对她的时候，她就不动声色地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，来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感受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震惊于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：

“大卫好像是对我的惩罚。”

“是对你的惩罚？”亨丽艾塔重复了一遍。

“我过去就是一个坏得要命的孩子，没完没了地发脾气，没完没了地折腾我的母亲。”

“折腾你母亲？”

“对，因为我觉得她只关心我的大哥。他出过车祸，但这只能怪他自己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还驾车乱窜。后来他全身瘫痪，在康复中心躺了几个月。”

“康复中心？”

“对。她总往那儿跑，星期六，星期天，甚至在圣诞节的假期也去。我一向孤零零的。有一次，我就朝着她喊：‘难道非摔得粉身碎骨，才能在这个家得到关心吗？’你是知道的，我父亲那时

已另有新欢，住到自己的情人家去了。”

“得到关心？”

“是呀！我那时十七岁，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功课上。我母亲甚至不知道我上哪个年级。有一次有人来我家做客，她说：‘这是我的小女儿，已上四年级了。’我就反唇相讥：‘不，是五年级，我马上就要毕业考试啦。’我老是独自一人，后来上美术学院也是这样。要不，我怎么会嫁给西蒙呢。你说荒唐不：我二十岁，他二十二岁，彼此还不太了解，我们根本就不般配。我早上醒来到浴室去，心想：老天爷，那杯里的另一只牙刷是谁的？我们同床异梦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怎么回事嘛，我们的牙刷怎么会放在一个杯子里呢？”

“你们同床异梦？”

“对。西蒙很自负，他要继续深造，想去代尔福特大学攻读建筑学，他父母则从旁怂恿，推波助澜。钱不成问题，他们可以供他上学。我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。这个家有 大卫，他当然无法安下心来学习。瞧，半年后他又回他父母家去了，而我也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见他一面。他同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干系？至于我内心的感受，我简直都没法跟他去谈。”

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“大卫是对我的惩罚，但这也是一种还报机会。说这是对我的惩罚，是因为我自己未曾善待过自己的母亲……而且我还有一块心病，就是前世里轰炸受惊的说法老是挥之不去。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，上辈子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，而大卫则是我的牺牲品。我常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母子二人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也许，这真的是我的还报机会，我说‘惩罚’，指的就是我的还报机会……”

亨丽艾塔让我说出我所有的疑虑，与此同时，她并不操之过急，也不忙着给我出这样那样的好主意。她总是以提问的方式，从我的话中抽出最要害的部分，让我想得更深些，以至于不经她的点拨，我也能慢慢尝试着思考。“大卫就是对我的惩罚”——这个想法演化成更深沉的念头，“也许，大卫就是我还报的机会”。最后，经过许多时日我做出了这种心甘情愿的选择。

我们三人一连聊了好几个晚上，西蒙有点烦了，总是借故躲开，他不来闲谈，却忙着去煮咖啡，打电话，要么就倒头大睡。我冲着他发脾气，可亨丽艾特却做出毫不理会的样子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有一次他故伎重演，伸伸腰，就势往沙发上一倒便闭目养神，我就朝着他大叫：

“你怎么不给我滚蛋？”我嚷了起来，“你要是听着不顺耳，怎么不滚？！”

他照旧平心静气，闭着眼睛躺着。我怒气冲天，随手就抄起手边的一件东西，是一个小花盆，不知为什么我至今还把那个花盆记得真真切切。黄黄的小花球，花瓣上有赤褐色的彩点。这花叫蒲包花。我抡起花盆朝西蒙的头砸去。顿时，花盆里的土弄得满屋子烟尘飞扬。西蒙跳了起来，抓住我，把我摔倒在地。之后，传来嘭嘭两下摔门声，那是前厅的门，还有睡房的门。再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死寂无声，我抬起头来。

到处是泥土和小黄花，地上一片狼藉。亨丽艾塔两眼直视前方，她没有参与这场争吵。

“亨丽艾塔！”我叫道，“瞧这些土，到处是土，到处都是……”我失声痛哭，头顶着地爬到亨丽艾塔身边，伏在她的膝上嚎啕不止，完全情不自禁地把我心中的感受一股脑儿倾吐出来。

“他不是胡闹……是个不幸的……孩子……我要救他……”

救救我的小大卫……”

亨丽艾塔只是白天来我这儿，因为西蒙不想见她。他只愿和我单独谈，不想有外人掺和。但是，我们只要一谈，马上就相互怪罪和指责，结果总是以争吵和叫骂告终。事后我就气急败坏地上床睡觉，心情糟糕至极，西蒙仍是独自去沙发上睡。显然，再也混不下去了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亨丽艾塔当时在她母亲家，我见西蒙在收拾他的绘图用具和衣服。过后，他借了他父亲的车，把东西装进去，但没走。他在睡房里闷坐，我就守在孩子们身边，大家都在等着事情的结局。

但是，什么也没发生，我怒不可遏地推开睡房的门。这时只见他坐在床上，双手捂着头，不抬头看我。突然之间，我感觉到他还是那么年轻，他本人也还需要父母亲的照料，还要让父母替他拿主意。

“你走吧，”我说，“如果再回来，希望是你自己的决定，而不是别人把你打发回来，或者叫你回来。”

他站起身。

“我会想办法安排，让你有足够的钱用。”

“在你们家里，钱从来不是问题。”

“兰恩，”他说，接着就哭了。

“我要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，小恩小惠是搪塞不过去的。我才不哭哪，我不想再有一个孩子揪着围裙。”

我声色俱厉，他的淡漠更让我怒火中烧。

“走！”我叫道，“去找你爸爸妈妈吧！到那儿去好好把书念个够！快开溜吧！”

他朝房门走去。因为我站在门口，他必须从我身边走过。猛然间，我觉察到他太可怜了。“西蒙，”我想，“可怜的西蒙，你

比我更难受……”

但愤怒终究压倒了怜悯。

“废物！”我冲着他身后喊。

“我该回去了，兰恩，”亨丽艾塔说，“但是你不能没人帮忙，最好趁我在的这几天帮你找一个。”

“回去？”这回是我在重复发问，但用意不同，我是不想让亨丽艾塔再说下去。“回去？那你什么时候走呢？不是马上吧，不是马上就走吧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月底吗？”

“五天后，我就得走了。”

我即刻盘算了一下。再过五天。亨丽艾塔要推荐一个人帮我，我又得从头到尾说一遍。西蒙把这种人称为“局外人”。不，我不愿意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事都说完了，不是向亨丽艾塔，而是向我自己。够了。我已经都弄清楚了。

不再踌躇不决了。

“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，”我说，“我自己总会想出办法来。到我真要人帮助的时候，会有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不就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的吗？”

“我不能强迫你，”她微微一笑，“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。”

我自感更有信心了。

“亨丽艾塔，”我说，“还有五天，我们还可以做许多事。”

“兰恩，这是一件要花费多年心血的事。”

“那我就心甘情愿熬上这些年。我会给你写信，你也回信给我好吗？但我起码可以跟大卫一道苦撑下去。跟西蒙一道，我想还要磨合很久。”

开头那些日子真是艰难极了。倒不是因为西蒙的出走，也

不是因为亨丽艾塔的离去，而是因为我母亲老是来搅扰。一方面她是我的支撑，帮我照料小孩。但另一方面，她总是跟我没完没了地絮叨。她催促我和西蒙“重归于好”，因为，社会容纳不了像我这种遭遇的女人。我不知道我是在对抗社会，还是在对抗把这个社会说得一塌糊涂的母亲。但是，有一点我坚信：我不会被任何人抛弃。尽管违背人之常情，我也不想把这幼稚的婚姻再维持下去。西蒙得走他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每当我踽踽独行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，我就反复琢磨我的计划。我要去找西蒙谈谈，提出建立友好关系，以便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尔后……我考虑再回美术学院去。

我知道我母亲肯定会支持我后面的打算。她总是言过其实地夸奖我的才能。此外，她认为我去上学是一种转机，好启发我“换个想法”，而并不认为这是我“独立生活”的开端。她说说不定会提出来，白天帮我带小孩，那样我一方面可以做自己的事，另一方面又能放心地让她去照顾大卫，因此一定会同意她的建议。

我找西蒙谈，但他不理解我，他坚持要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。

“还是照老样子再混下去？”我问，“如果我不怀孕的话，我们会结婚吗？不，西蒙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去学习，我要抓住这个时机，自食其力。我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要弥补回来。这是我惟一能摆脱对大卫的负疚感的机会。我终于想做一个好母亲了，而不会再在执拗的儿子面前束手无策了。因为大卫不是那种坏孩子，他跟我母亲在一起就根本不是那个样子。这就怪我和你，怪我俩了。”

但是，西蒙什么也不懂。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。在他父母家，他总算能睡个安稳觉。可我呢，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学院，讲下午四点回家，顺路把大卫接回来，讲逗孩子们玩，哄他们睡觉，

讲晚上我拼命做功课，以求日后好找一份工作来养活我自己和两个孩子。这种打算里我都没有把他算在内。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因为我对他已经毫无感情。只有一点稍微让我动心，他还是那么满脸惊奇，还是那么年轻。他有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“钱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能见两个小家伙？你看，要是我回这儿来，或许，或许你喜欢……？”

我们把一切都做了“临时”安排，惟独只字未提离婚。但在内心深处，我坚定不移地感觉到，这是第一步，瞧吧，妈妈，我可放开手脚啦！我才二十四岁，我才迈出第一步。不错，这是后退的一步，但这至少是我自己走的。此后这十年，我会奋力拼搏，不会再在愤怒和争吵中虚度时光了。

一个像我这种遭际的女人，是不会被社会容纳的。那时是一九六三年，这种事还真的很少见。

我母亲容光焕发。在家里，她居然哼起了小曲，我过去从未听到过。下午四点我从学院回来，她和孩子们都端坐在桌边。裹在旧式暖套里的茶壶已经在蜡烛保暖炉上。孩子们管外婆叫“妈妈”，我觉得这倒也合乎逻辑，她完全有权和我同享这一称谓。我时常悄悄从旁观察她做事，尽量在我记忆里重现她过去的形象：一个遭人遗弃的妇女，以她的悲苦自豪，藐视现实。我越来越惊叹她身上的变化。我为之感到欣慰，为之受到鼓舞。我心目中那个失去了许多关爱的孩子沐浴在温暖之中。我和大卫一样，用骑车时冻僵的双手捧着茶杯。我还想得到比这暖手的温暖更多的温暖。不过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西蒙想来的时候就来看看。他对孩子们亲切温存，又有耐心。他按照我们达成的默契，对我以朋友相待。我也暗自观察他。一副真正的学生模样，围着长长的毛围巾，可那脸还是老样

子：青春焕发，透着一种好奇的神情。对他父母，他显然想出了一个对策：听其自然，不动声色，慢慢恢复关系，而主要的是：不可间断学业。每当他通过一门考试，他就满面红光，请我出去吃饭。我们坐在一家半暗的餐馆里，这里充斥着一种强作欢颜的气氛。粉红色的蜡烛，粉红色的餐巾，我在餐巾上给西蒙画了一幅素描，他看着那幅惟妙惟肖的头像笑了，并自荐做我的模特儿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今天晚上……”

“今天？”

“对，你母亲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十点来钟吧……”

当然啦，他没做成模特儿。我们立即滚到床上，做起爱来。

“小心，我不想再怀孕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回到你身边来……”

不过他还是听了我的话。感谢上帝，我没怀孕。既定方针：首先要完成学业。

整个一年，我都昏头昏脑，老是跟学院里的朋友们聚饮。升入二年级了，我跟我的孩子们倒都成了我老妈的孩子。那为什么就不能常常和西蒙同床共枕呢？

这情况很快就让我母亲看穿了。她虽然什么也不说，但明显地是在担心。一方面她很高兴，心想我们马上就要“和好如初”了，而另一方面，她又害怕再去过她以往孤身一人的生活。她的言谈举止变得不可捉摸了。她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表扬我的进步。

“你画的真像个样了，我的孩子！你要再接再厉，继续学，别

离开学院，要不就太可惜了。”

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她突如其来地训斥我，只要我没照她的意思管教孩子，她就会训我，她是要趁机表明，只有她才能管教孩子，没有她，就会弄得一塌糊涂。

每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母亲就让大卫由着性子围着桌子乱蹿。

“唉，他总这样不好好吃饭，”她说。

“小孩不会老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坐着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……”

这孩子一个劲围着桌子转。边跑边把玩具车在我们的背上磨蹭。我母亲带着宽和的微笑容忍着，可我不能。

有一次我发了火。

“大卫，”我说，“淘了半天了，够了。像好孩子那样，坐到椅子上去。”

他非但不坐，反而用小车打我的背。

“大卫！”我叫道，“你给我消停一会儿，坐下！”

我转身对着他，他往后一跳，挑衅地看着我，我一转身，他还是故伎重演。我跳了起来。

“你要打我，我也打你！”

我母亲马上就过来干预：

“来，大卫，到外婆这儿来，我的宝贝，再吃上一口。”

我重新坐下，立即就觉得后脑勺上挨了一击，我气极了，跳起来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大卫咆哮着，要赖躺在地上。我母亲站起来，隔着桌子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

此时我忍无可忍了……我就一股脑儿冲着她发作，一桩桩一件件数落着，有些责备的话还是我过去从未说过的，连我自己也没料到，这些事让我这样愤怒。